

分析熟悉导演的镜头语言运用

在中国影坛，姜文是个独树一帜的人物，他导出过被所有人拍手称快的杰作，也拍出过那些晦涩难懂的纯个人化艺术片。姜文是一个不爱按套路出牌的电影人，爱他的人说他天纵奇才，恨他的人说他自大成狂，但无论是褒是贬，没有人可以否定他的才华与魅力。本文就借此机会，以他的作品《让子弹飞》为例，用片中的三个场景分析姜文导演在电影作品中镜头语言的运用。

场景一

鹰，在铁路上空盘旋，马县长、县长夫人、汤师爷乘着马拉火车去鹅城上任，他们一边吃着火锅，一边唱着《送别》，还有一对人马护卫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辆车已经被麻匪盯上，麻匪头子张麻子连开数枪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，张麻子说道：“让子弹飞一会儿”。因为马的缰绳被打断过了，一会儿拉火车的马受到惊吓四散而去。麻匪们戴上麻将面具把斧头砸在铁轨上，掀翻了火车，火车掉进水里，师爷和护卫队全部淹死，只剩下了县长和县长夫人。

在这个场景中几个值得注意的点：首先是开场画面是一只雄鹰在荒草色的山谷间盘旋，伴随着《送别》悠扬的旋律组成了电影的开场。长关漫道，雄鹰傲天，几组远景组成的长镜头烘托出了宏大雄壮的氛围，再加之后面麻匪劫车的桥段，颇有西部风格。其次便是张麻子带领众麻匪劫车的桥段。电影首先给了观众一个第一人称的镜头，便是张麻子通过准星瞄准车队的画面，紧接着变切换到了正面的镜头：枪口直指观众，这样的画面极具张力，在使观众得以充分沉浸其中同时，又能使观众从电影中剥离出来，回到观众的位置。然后接张麻子开枪的镜头，这里首先使用了几个经典的拍摄角度，手指、扳机的局部，和瞄准、开枪的整体，在剪辑上连开几枪的同时做了一个快速切换画面的剪辑处理，合理地把控了叙事节奏，承上部分较为节奏舒缓的背景交代，启下部分紧张刺激的劫车戏码。另外，在劫车桥段中有一段镜头语言值得品味。我们知道，在拍摄追逐戏，飙车戏时，为了凸显主题的速度感，都会在拍摄时选取合适的参照物，在后期添加动态模糊。这样的技巧在麻匪追赶火车的片段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，画面中骑马的麻匪与疾驰的火车并行，处于镜头和麻匪之间的灌木飞速向后移动，同时辅以镜头的晃动，让麻匪与火车并驾齐驱，向前飞驰的画面得以充分体现。

场景二

在小六的坟墓前，几个兄弟都发誓要替他报仇

这里是影片仅有两次中第二次，所有的演员都直视镜头，也就打破了所谓的戏剧上的第四堵墙。第四堵墙指的是在镜框式舞台上，通过人们的想象位于舞台台口的一道实际上并不存在的“墙”。它是由对舞台“三向度”空间实体联想而产生，并与箱式布景的“三面墙”相联系而言的。它的作用是试图将演员与观众隔开，使演员忘记观众的存在，而只在想象中承认“第四堵墙”的存在。姜文导演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，让演员直接与观众进行交流，是希望观众将自己带入小六的角色，站在小六的角度看这个事情。观众的心中不禁会思考：小六是谁？原来小六就是你我，这样受人欺压的小六还有太多。之后镜头一转，众兄弟鞠躬，

显现出小六的墓碑，此处体现出姜文导演特别喜欢使用的一种间离的手法，来让我们不太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而随时保持着自己理智的思考，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姜文独有的幽默。

场景三

张麻子看到黄四郎居住的这座碉楼十分坚固，易守难攻。黄四郎拿出来一长一短两把日本刀，不知为何张麻子好像很了解日本文化，他知道介错应该用长刀。黄四郎说他有个法子可以挣大钱，然后说出了张麻子的名字，正当真正的张麻子在考虑如何应对时，被捆着的武举人弄死了一旁卖凉粉的，一声惨叫吓了师爷一跳，然后黄四郎敲了一下玻璃瓶，一手下把帘子拉上。（第一回合）

黄四郎说他的货总是被张麻子劫损失巨大，他愿意先出 180 万，以剿匪的名义让城南两大家族出钱，到时候 180 万还给黄四郎，双方可以瓜分另外两大家族的钱，张麻子立马同意这个计划，并且宣言真的要灭掉张麻子挣的钱对半分。黄四郎问他哪来的自信剿匪。张麻子吐出了哨子，吹出了一串暗号，埋伏在外面的兄弟使用暗号回应了他。（第二回合）

张麻子说，张麻子进不来的地方我进来了，张麻子不想死的时候，我能让他死。这时候帘子后面又是一声惨叫。黄四郎说他 20 年前和张麻子有过一面之缘时候的情景，就像现在这样，不过你缺了一样东西，你不会装糊涂。张麻子当即说自己确实不会装糊涂。黄四郎看了看旁边的师爷说，这位才是装糊涂的高手，众人相识而笑。（第三回合）

首先从画面的色彩来看，门外艳阳高照，门内大院却是冷色调，暗指黄四郎设宴暗藏杀机，张麻子此次赴宴凶多吉少。随着三人落座，整场戏也便迎来了一个小高潮。在大部分的影视作品中，对于大篇幅人物对话的处理基本都是使用正反打，然而姜文导演使用了一种环拍的手法，让观众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三个人之间暗中较劲，就像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三个人之间流动。三个人中黄四郎与张麻子是两个鲜明的对立面，师爷充当的角色则是在这两人之间斡旋，并且找机会拉拢黄四郎入伙一起挣钱，师爷每一次敬酒都是在缓和黄与张之间的紧张气氛，同时暗示张要“抻”住。第一回合的紧张气氛在孙守义的死时得以舒缓，让观众从中暂时解脱出来。环拍的运镜也在孙守义的死之后停止，同时对于人物的特写也切换到了定机位拍摄。师爷再一次用敬酒舒缓了二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，随着气氛的缓和，拍摄手法又重新回到了环拍，暗示张黄二人的周旋又拉开帷幕，相互试探。姜文导演用镜头的运动来展现三人之间暗流涌动的紧张关系，配以人物对白，使这场不见刀光剑影但又唇枪舌剑的对戏精彩异常。

姜文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，一方面他孩童的天真，经常有天外飞仙班的奇思妙想，另一方面又喷溅着霸气十足的雄性荷尔蒙。导演是一个需要背负巨大压力的工作，但同时也是一个光环保质期很长的工作，姜文拍出过最优秀的华语电影，所以我对他永远有期待。

吴毅龙

PB19111749